

磨尖掐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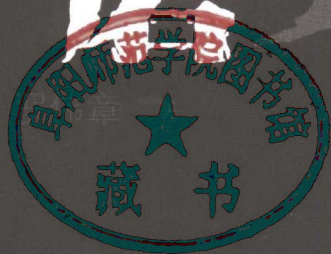
罗伟章 著

尖子生是折磨出来的，
状元是掐来的……

57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麻木指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磨尖掐尖/罗伟章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183 - 9

I. 磨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4722 号

责任编辑:付艳霞 脚 印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李 博

磨 尖 掐 尖

Mo Jian Qia Jian

罗伟章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2 千字 开本 68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1.75 插页 2

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183 - 9

定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 一 章

1

在某一个时刻,事物必然从无到有,费远钟承认这一点。但他后来坚持认为,他之所以把生活弄得一团糟,就因为那次特殊的约见。他觉得那次约见是别人专为他设置的陷阱。而目前的一切,全是这个陷阱的铺垫。

还有将近二十分钟才上晚自习,他去了办公室,但教室里已经有人讲课了。那是英语老师钱丽。午饭后和晚饭后,钱丽都要从休息时间里割下一块,挤出半小时讲课,她觉得这半小时既关涉学生的前途,也关涉自己的命运。来锦华中学八年,这是她第一次教高三。往届,每当教完高二,公布高三教师名单的时候,都没有她。她到领导那里哭,四十多岁的人,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但哭也白哭。教高三既不是哭来的,也不是笑来的,用人稍有不慎,耽误的就不仅仅是学生。这次,她终于抓住更换校长的时机,让自己站到了最顶端的讲台上:去年冉校长刚上任,钱丽有事无事去请冉校长来听她上课,冉校长以前教生物,根本听不懂英语,但他被钱丽的精神感动了,不仅让她教了高三,还当了文科五班的班主任。

费远钟刚在办公室坐下,校长冉文培就上来了。

办公室里只有费远钟一个人。这样的时候被冉校长看到，他自然是高兴的。

冉校长说：“费老师来了？”

费远钟急忙起身，请冉校长坐。

冉校长既是校长，还是校党支部书记，同时也是高三年级领导小组组长，他跟副组长张成林在高三办公室都有专座，但这时候他在费远钟对面坐下了，笑眯眯地问：“最近班上有什么情况？”

费远钟是文科七班的班主任，他说：“别的情况都好，就是郑胜麻烦些。”

“可惜了个人才呀！”冉校长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再等等吧，我们把机会给他留足。那家伙脑子管用，一旦改掉毛病，就还是尖子生。我们千万不能现在就把他放出去，否则别人很可能就捡个落地桃子。其余的呢？”他扳着指头数，“比如胡昌杰、刘栋、丁晖、徐奕洁、战小川他们几个？”

费远钟说都很正常，只是胡昌杰前几天晚上帮他妈守菜摊子，感冒了，好在没耽搁课。

冉校长的脸上有一丝感动。胡昌杰的母亲在菜市场做蔬菜生意，从读小学开始，他就经常帮母亲守夜摊，市场里潮湿，他耳朵背后都生着白霉。冉校长说：“费老师，文科班的尖子生，主要都集中在你班上，你要把他们给我守好，决不能让外校掐走一个！大学扩招过后，很差的学校升学率也上来了。升学率已经看不出优势了，现在比的，是谁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多。”

这道理费远钟当然懂。各个学校的尖子生，人人都瞧着，稍不留心，就会被外校挖走，这种叫“掐尖儿”的把戏，年年都在上演。当然，现在毕竟只是高三上学期，学生可塑性大，花重金掐尖儿的人，一般都是在高三下学期甚至高考前才下手。

费远钟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分班。按照惯例,文理科要各组建一个火箭班,下面再各设三个重点班,其余的是普通班。中学教师是在修一座塔,到这时节,塔尖、塔身和基座都已明朗,但要用形式将其固定下来,便于把力用在刀刃上,做最后的冲刺。

冉校长说:“还是等这学期结束吧——张主任建议把火箭班改叫鸿鹄班,理由是德门中学把最好的班叫鸿鹄班,我看没这个必要,我们不跟在德门中学屁股后面转。鸿鹄飞得再高,也不可能火箭飞得高。我们可不能总当老四。”

巴州位于四川省东北部,与渝、陕、鄂三省市接壤,巴州城南、北两大城区,其间隔着一条巴河,数得上号的重点名校共有五所,依近几年的排名,分别是德门中学、清辉中学、仁贵中学、锦华中学和巴人中学。除锦华中学在南城,其余各所名校都在北城。这种格局,似乎让锦华中学在招生上很占便宜,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别说只隔一条河,就是相隔数十公里,甚至上百公里,只要学校出了风头,就带上了迷人的香气,家长会带着孩子和行囊,蜜蜂一样从条条道路往那方向聚积。去年的汉垣中学就是个例子。汉垣中学是费远钟家乡的学校,他在那里读完高中,后来又去那里教过八年书,多少年来,汉垣中学在市里都默默无闻,可去年突然打了“翻身仗”,弄了个全省文科状元出来。巴州市的各大媒体,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,不仅登出了状元的照片,还把他小时候在家割牛草时背的烂朽朽的草花篮也登出来了。状元自己介绍了学习经验,老师和家长也回顾了他的成长历程。这还不算,省城媒体也来采访他。一时间,他成了全省的新闻人物,汉垣中学也成了全省的焦点,秋季开学的时候,巴州城以及市里各县的许多学生,都去那里朝圣,把街都压断了。

“什么时候,我们也像汉垣中学那么风光一下就好了。”冉校长的口气有些无奈,有些力不从心。

“听说汉垣中学那个状元是从桂圆县中学掐来的，而且是在高考前一个月才弄到手。”

“哪里是前一个月，是前几天！正要上报高考名单的时候，那个学生就从桂圆中学消失了。汉垣中学在两个钟头内就把档案给他造好了。”

费远钟发出吁吁的声音，像在赶蛇。

冉校长又把话题扯回到郑胜的身上：“唉，郑胜那家伙，我曾经还奢望他去拿个状元的，拿不到省状元，拿个市状元也好哇。”

费远钟叹息了一声：“我们都是那么想的。”

直到两个月前，郑胜都是全市的明星。初二的时候，他的作文就上过《儿童文学》，每次市里统考，他都是前一二名。《巴州教育导报》曾经拿一整版介绍巴州市的拔尖生，郑胜打头；被称为神童、天才。没有人怀疑他是天才，锦华中学的全体教职员工，就像栽下了一棵必定开花结果的树，只待时候一到，背筐提篮地收获就是。谁知收获的前夕，却遭了天灾——现在的郑胜照样是明星，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明星……

“再努一把力吧，”冉校长说，“这事，就看你费老师的了。”

费远钟激动起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郑胜有很大好转，但是否能让他彻底改掉毛病，费远钟没有把握，他激动，是因为校长给他加了担子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他是一时糊涂，会醒悟过来的。”

“但愿是这样，”冉校长沉思着，“他这一觉睡得够长的了，也该醒醒了。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放寒假，春节一过，高考跟身就到，我们等不起呀。只要你费老师能在短时间内把他扭转过来，你就是学校的功臣。但同时，你也要把他给我保管好。班上所有的尖子生，都要保管好。学生的花名册，随时都要注意收捡。”

学生花名册可以说是班主任工作的路线图，谁进步了，谁退步了，谁的费用该退该补，需要找谁的家长来谈话，如此等等，班

主任都会在花名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标记。本来一本普普通通的册子,就因为有着学生家里的电话号码,教师们保管它都格外经心,生怕一不小心走了光,让奸狡之徒拿到。掐尖儿,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学生家长的工作,而要做学生家长的工作,首先得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。当然,那些成心掐尖儿的人,要弄到外校尖子生的家庭信息,途径自然不止一条。但说白了,教师能做什么呢?教师所能做的,就是保管好这本蓝布封面的册子。

费远钟敲了敲办公桌:“我锁在里面的。”

“这就好,”冉校长说,“我说个不好听的话,学生花名册比你家的存折还重要,存折丢了,还有密码。密码被人破译了,还可以找警察。花名册暴露了,尖儿被人掐了,你找谁去?你只有喊天!去年的桂圆中学,那么大的一个熟桃子,被人摘了,摘了白摘,只能自认倒霉。”

费远钟说我知道,说得细声细气的。冉校长提到存折,使他的心境有些暗淡。他家里并非没有存折,只是那上面的数字实在太可怜了,跟周世强、伍明西他们比起来,简直就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周世强是高三物理教师,跟费远钟住一幢楼。费远钟住七楼,他住五楼。周世强开了家庭食店,让学生去他那里吃饭。那么高的楼层,学生之所以愿意上去,不是他老婆饭菜做得好,而是他一直当班主任,收班费的时候,就把学生的伙食费搭着收上来。也就是说,他班上的学生,愿不愿意都必须去。伍明西是高一微机教师,只把学校当成领工资的地方,主要精力用到外面去办班,挣了不少外快。学校分明知道伍明西这样干,却懒得去惊动他——微机课没列入高考科目,开设这门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。

费远钟很想利用其他老师还没来的机会,跟冉校长谈件事。

他妻子楚梅的事。他想给楚梅换个工作。楚梅是学校的收发员,除了发送书报、信件,还守教学楼大门。每当费远钟从教学楼过,看见妻子搭把藤椅坐在门口,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很多时候她还不能坐着呢,学生的一日三餐,她都必须在门口站着,阻止带饭去教学楼里吃,检查是否佩戴了校徽。而且,教学楼不仅白天守,晚上也要睡在大厅旁边的传达室里。这里与最近的宿舍楼,也隔着一个大操场,一个女人孤孤单单地睡在那里,总让人不放心。如果遇上盗贼,守门的没发现,让盗贼得手,就要扣工资,还要赔偿,微机室和语音室的东西,动辄就上千上万,把他一家三口卖了也赔不起;如果当场发现了盗贼,情形似乎更加可怕。开始,费远钟去帮楚梅值夜班,可他是个特别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人,随便挪个地方,就无法入睡。躺在被窝里,不停地数数,手指还在被单上划 123,食指划累了,换成拇指,十根指头都换遍了,结果是越来越清醒,干脆翻身起来,开灯看书,可刚把书打开,脑子又昏成一团。这怎么工作?他教的是高三呢。没办法,他只好委屈妻子,让她自己去。

但这时候给冉校长提要求,他又觉得不大合适。楚梅以前在南城一家法国人开的超市当收银员,从早站到晚,脚肿得鞋子都脱不下来,腰也疼得厉害,回家就喊给她拔火罐,拔得身上的肉像蒸熟的虾。直到费远钟带高中毕业班,前任陈校长才同意把楚梅调到学校来,成为正式职工,打扫校园卫生。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,人们都在安睡,楚梅就起床,校园里就响起沙沙的声音。冉校长上任后,主动提出给楚梅换了工作。不过几个月时间又要求换,怎么也不好说出口。

不好出口还有另一个原因。刚才费远钟关心分班的事,并不是真的关心。锦华中学每年都是高三上学期结束才分班,费远钟不是不知道,他之所以问,是想从冉校长那里套句话,看他

下学期能否继续带文科火箭班。去年，他带的就是文科火箭班。带火箭班的教师，跟有能力考取省市状元的尖子生一样，是学校的高岭之花，脸上是很光彩的。

上届分班之前很久，陈校长就把他当火箭班班主任的事透露给他了，现在冉校长不愿意透露，证明自己的命运悬而未决。这时候急慌慌地为老婆的事提要求，显然是不识时务。

冉校长又说话了：“张主任专门研究那方面的事，有什么问题，要及时向他反映。我还有学校的其他事情牵扯，张主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高三的。”

费远钟吞了口唾沫，目光追随冉校长起身离去的背影，喉咙里咕嘟地响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
所谓“那方面的事”，就是指掐尖儿的事。对每所学校而言，这都是一桩大事——既防别人掐自己的尖儿，同时又要去掐别人的尖儿。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教务主任张成林是前朝旧臣，但冉校长很倚重他。在冉校长的心目中，两个副校长可有可无，张成林却至关重要。即便是否定张成林的意见，他的表情也好像在说：你的意见对极了，只是暂时还不能施行。在其他学校，高三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副校长担任，而锦华中学的副组长却是张成林。冉校长这么倚重张成林，当然有他的道理。去年高考前夕，张成林不知通过什么手段，把德门中学、仁贵中学、巴人中学共七名尖子生挖到了锦华中学。七个人中，一个上了清华，一个上了复旦，其余的也都上了重点大学线。那时候，冉校长刚上任不到一个月，那份风光，正好被他赶上。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，学校扎了辆敞棚彩车游街，在南城游遍了，再通过一号桥——巴河上三公里内修了两座桥，分别叫一号桥、二号桥——进入北城，把北城游遍了，再从二号桥回来。车上站着五个人，中间是冉校长，左右两边分别是张成

林、被录取的学生、学生的班主任及家长。游街之后,就是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,就是去豪华酒楼请吃。点歌的时候,说的是“答谢师恩”,请吃的时候,在酒楼门前拉的横幅上写的是“谢师宴”,其实这些钱都由学校出。尖子生是学校的活广告,他们给学校带来的,既是声誉也是生源。生源就是财源。当年秋季招生,锦华中学比往年多了两百多人。要不是有汉垣中学那个文科状元挡着,锦华中学会更火爆。

2

上课铃快响了,教师们陆陆续续地到来。

费远钟正准备去找郑胜谈一谈,政治老师就拿着课本进了七班教室。名义上是晚自习,其实都是划分给教师的。教师们进去辅导的时候,决不容许别人侵入,学生也不许复习其他科目。那是老师们的自留地,谁也不高兴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别人的庄稼。平时考试,老师之间也要计算出谁比谁班上的平均分高出了零点几,高考场上更是比得精确,要比到小数点后面好多位。那是荣誉,也是金钱,因为学生的分数是与教师的奖金挂钩的。每个教师都把自己的科目渲染得像真理一样重要。数学老师说:“考入名校靠的啥?就靠数学!”英语老师说:“英语学不好,别说考一流大学是妄想,将来职称也评不上去!”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说词。

只要冉校长和张成林不在,没有辅导课的老师就会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,从布什说到布莱尔,从萨达姆说到本·拉登。但当教师的人,心里面总绷着一根弦,闲话说不上几分钟,就归入正题,谈论教育和学生。对当下的教育和高考制度,办公室里分成两派意见。一派以语文教师莫凡宗为代表,在他看来,照现在

这个搞法,最多二十年,甚至不需二十年,整个中国就会消灭最后一个创新的头脑。另一派以朱敬阳为代表。朱敬阳是年级组长,花白的头发根根直立。莫凡宗经常嘲笑他,说他的头发长得像鲁迅,可惜没有鲁迅的骨头,四平八稳得即使把他放到一个尖顶上去,他也不会掉下来。在莫凡宗眼里,朱敬阳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观点,他以主流的观点为观点。朱敬阳则认为莫凡宗完全是胡扯,这么大一个中国,不通过高考,还能以什么更加公正的方式擢选人才?莫凡宗说,以前的科举制度也是这么干的。朱敬阳不以为然:科举制度有什么不好?几千年下来,一大批有识之士不是脱颖而出的吗?国家不也在科举制度下强盛过吗?莫凡宗说,一种制度好不好,不看它怎样让民族强盛起来,而看它怎样让民族衰落下去。这样的争论,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但两个人的唇枪舌剑,往往会把别人带入争论当中去。

但有三个人从不参与争论,首先是一个姓郭的教师,其次是钱丽,再就是周世强。

郭老师也是教语文的,已经六十九岁了。退休后被学校返聘。他不争论是因为他不屑于争论。他看不起周世强,觉得周世强以那种方式挣学生的钱,于师德有亏。但比较而言,更看不上莫凡宗。他觉得莫凡宗狂妄自大。语文教师里面,郭老师是无可争议的前辈,平时费远钟非常注意,有什么疑难,都首先向郭老师请教。而莫凡宗从不这样,他只把疑难抛出来,并不点名让郭老师帮忙解答,这让郭老师心里很不舒服。即使他知道答案,也不开腔。久而久之,莫凡宗把疑难抛出来后,眼睛就不看郭老师了。这让郭老师更不舒服,“你莫凡宗算老几,”他总是这样想,“我可是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学生!”

钱丽不争论,是她觉得莫凡宗和朱敬阳都很没名堂,有工作做,有事情干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周世强则有种置身世外的感

觉,他认为,办公室里除了他,都没把这个世界看透。他自己是早就看透了,因而才一边认真教书,一边疯狂挣钱。对自己在家里开学生食店,周世强有一套完整的解释,他说我们这个社会早就市场化了,市场社会是实用主义的社会。既然整个社会都实用主义化了,我为什么就不能实用主义一下呢?

在某些方面,周世强倾向于莫凡宗的观点。只是他从不主动表达,总是等莫凡宗点他的名。

今天夜里,虽然莫凡宗没输,但他想彻底压倒朱敬阳,就说:“老周,你好歹放个屁吧。”

周世强没理他。他正忙着用胶水粘钱。都是学生到他家吃饭时付的零钞,破损得不成样子。费远钟他们当学生的时候,身上有五毛钱,也当成金宝贝,揣再长时间,摸出来也是新崭崭的,票面上工人的钢盔也好,田里的稻穗也好,都像刚从商店里买来,刚从禾秆上摘来。现在的学生却不把钞票当回事,特别是零钞,揣不上两天,就皱皱巴巴,不是这里缺了,就是那里断了。但只要修补之后还能用,周世强就收。最近这些天,忙得抽不开身,只好把那些需要修补的散钱,用蓝色塑料袋提到办公室来。课备好了,作业也批改了,估摸领导不会上来检查工作,他就抽时间用胶水修补。胶水咬肉,自从干上这事,他的手就再没白过,沾上水滑溜溜的腻人,水一干又硬翘翘的割人。夏天还好一点,到了冬天,指肚和手背上就胀开黑褐色的裂口,看上去触目惊心。那已经不是一双完整的手。

周世强没说话,杨朴说话了。杨朴是理科班的数学老师,他翻开一页正研究着的试卷,说:“你们在鬼扯些什么呀,不就是个教书匠吗?人家叫你干啥你就干啥,把本分尽到就行了,还能怎么样?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!”这句话,把所有人的气焰都扑灭了。杨朴是这间办公室里的凉水。

费远钟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要问他的观点，他说不上特别赞同哪位。那些问题都是一团乱麻，要理清它既需要心思也需要能耐，否则干脆别去费那个脑筋。在年级组，费远钟跟杨朴的关系最好，因此大多数时候他都支持杨朴，经常是杨朴一瓢凉水泼下去，他再跟上一瓢，直到灰冷火熄为止。但他从内心里佩服莫凡宗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莫凡宗敢跟朱敬阳叫板。朱敬阳当了年级组长，手里虽没有什么权力，别人也不会因此而惧他，但他是公认的“密探”：他带头对领导评头品足，说的都是很难听的话，作为被管理者，很多教师对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怨气，于是也就跟着他发牢骚。他却把你说的话句句记在心里，背转身去，立即向领导告状。为此，还真有几个教师遭了暗算。莫凡宗却不依他这一套，既不跟着他的话说，也不遮遮掩掩地评论，有什么想法，就大胆地吼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意见似的。说也奇怪，莫凡宗的这一招，竟然帮助朱敬阳治好了告密的毛病。他现在很少告密了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告密了。只是他还是喜欢往领导那里跑，不是告密，而是汇报，年级里的大事小事，他都去报告给张主任或者冉校长……

费远钟今天之所以没说一句话，是他在想自己下学期能不能带火箭班的事。冉校长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半个字呢？陈校长在任的时候，冉校长是副校长，陈校长提前预告火箭班班主任的事情，冉校长也是知道的，现在他却藏着掖着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费远钟从没带过火箭班，那也就没这么要紧了。从没带过，能带一次当然好，不能带也说不上丢多大的脸；问题是他已经带过一届，如果下一届把他换掉，就会被人谈论，别人就会怀疑他的能力。这比从未带过还要糟糕。

冉校长说，只要能在短时间内把郑胜扭转过来，费远钟就是学校的功臣，这个“短时间”究竟是指多长时间？分班之前吗？

冉校长是不是想表明，只有在分班之前让郑胜恢复原有的状元气象，费远钟才有希望继续出任火箭班的领头人？

这时候，费远钟感觉到了压力。他在冉校长面前说了大话。郑胜是不是真的会醒悟过来，谁也说不清。

除了这个，冉校长说的“存折”两个字也还在扎他，把他扎伤了。那是两片铁器，带着锋利的刃。他还没把利器从身上取下来，又看到了周世强粘补钞票。周世强与他隔着两个位置，他无意中斜了一下眼睛，瞟见周世强装了满满一抽屉钱！他挂在抽屉上的那把锁，比普通抽屉锁大一号，泛着深黑色的油光，稳沉，凝重，因为他不仅要锁学生花名册，还要锁钱。虽是蓬蓬松松的，面值也小，但满满一抽屉，加起来就不少了。那些钱就像身怀内功的力士，站在远处滚动一下肌肉，就把费远钟扎得更深了……

第二章

3

郑胜朝着晕黄灯光下的一团暗影说：“爸爸，我走了。”

那团暗影本来弓缩在床上，这时候掀开了被子，露出胡子拉碴的一张狭长的黄脸。一时间，他似乎没有明白儿子的话。

屋子仄逼，傍墙横着一张父子共用的大床，其余的空间，全被废铜烂铁瓶瓶罐罐和片头纸挤满了，连个下脚的地方也难找到。那些瓶瓶罐罐里面，有残存的牛奶或矿泉水，日久天长变了质，发出尸臭。郑胜返身回去，侧着身子，从破烂玩意儿和臭味当中挤到父亲床前，正要把被子给父亲拉上去，父亲猛地坐起身，瘦骨嶙峋的手抓住了儿子的胳膊。郑胜本能地退缩了半步。从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经历这样的恐惧。他曾经努力适应这种恐惧，命令自己：父亲突然抓住我的时候，不再退那半步。但他做不到。现在，父亲得了重感冒，呼出的气流是淡红色的，有一股腥味儿，这让他越发害怕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时间到了，我该上学了。”

床上男人的十根指头，直往郑胜的胳膊里生长。每次郑胜退那半步，都会带来这样的结局。郑胜忍着疼痛，弯腰用另一只手把父亲的棉衣拿起来，给他往肩上披。还没披正，父亲松了

手,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,带着怨声说:“去吧去吧,都啥时候了,还磨磨蹭蹭的。”他声音沙哑,说话时肩胛骨耸动起来,脖子上的血管快速地颤动,声音像是从血管里弹拨出来的。

郑胜却改变了主意,他说爸爸,你病得这么重,要不我请一天假……

“扯卵蛋!”男人暴怒地吼了一声。这一声吼消耗了他的全部体力,他咳嗽起来,捂着胸口:“爸爸算啥呀,爸爸能活出现在这个样子,就不错了。主要是你自己。你要好好读书,爸爸累死累活,也要供你。”这样的话,郑胜不知听过多少回了。

“爸爸,那我走了,”他说,“开水烧好的,稀饭也煮好的,药放在桌上,你吃过饭后再吃药。”

“这些事你别管。谁让你起来做饭的?”

郑胜不言声。他厌恶父亲这样问他。在这个家里,父亲除了让他读书,什么活都不让他沾边,这让他时时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: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活人了。

床上的男人来了精神,心情也好了许多。“快去吧快去吧。”他一边起床,一边催促儿子。

郑胜犹豫着说:“爸爸,你感冒那么厉害,今天就不要出去了。”

“叫你别管这些事!你以为爸爸怕冷吗?我戴上那顶棉帽子,不要说往冷风里钻,就是去冰窟里也不怕。”说罢他嘿嘿地笑了几声。这时候,除了凸出的颧骨是潮红色的,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个病人。他把衣裤穿好之后,在棉衣外面系了根绳子。这是他出门干活时的装扮。看着父亲的样子,郑胜有一些心酸,但说不上感动。感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

门外到处都是霜。霜下得很厚,像是雪。郑胜的家并没在街道上,而是在一段相对冷僻的斜坡顶端。一条国道从顶端越